

潛江甘鵬雲纂述

潛江故城

潛江故城在縣南四十里道隆鄉豆子湖宋乾德三年置縣於此元至元中以頻罹水患始遷徙斗隄卽今治也康熙時故城坊井遺址尙存縣志云爾今則麥隴彌望且無豆子湖之名欲尋其故蹟不可得矣蓋潛江澤國遷變靡常歷年久遠紀載闕如縱有遺址大都隨陽侯之波以俱盡此其所以不可尋究也

縣治之遷縣志但云元徙斗隄不言徙於何年考元李惟中重修儒學碑記有至元癸巳學隨邑遷語癸巳爲至元

潛江舊聞八

一

崇雅堂叢書

三十年乃知縣治之遷於斗隄實在至元三十年也自宋乾德三年迄元至元三十年幾三百三十年自至元三十年迄今中華民國十五年又歷六百三十四年代遠年湮重以水厄故城遺址蕩滌無存不足怪也

漢壽亭侯屯兵故蹟

潛江有漢壽亭侯屯兵故蹟二處一曰俞潭城在縣西南七十五里棠林岡俞潭鋪一曰四營臺在縣西南三十里至今遺址猶存潛江故地舊隸荊州俞潭鋪又係通荆大道關公鎮荊州屯兵於此此潛江古蹟之至可信者

潛之馬良墓不可信

續志云漢侍中馬良墓在磚橋院乾隆時磚橋院民孫雲

掘土宅後深數尺許得一棺前有石碣字皆漢篆馬作楷
識爲漢侍中馬良之墓爲文告而封之此說予未敢信史
稱馬良從先王征吳敗於夷陵遇害茲時荊州已爲孫吳
所有潛則荊州江陵地豈有敗死夷陵遠葬敵境之理磚
橋院之馬良墓出於附會無疑也

揚口壘

清一統志揚口壘在潛江縣西北按通鑑晉建武元年王
廙將赴荊州畱長史劉浚鎮揚口壘胡三省注龍陂水逕
郢城東北流謂之揚水水北逕竟陵縣西又北注於沔曰
揚口考潛江在晉爲江陵竟陵兩縣地蓋江陵之東北境
竟陵之西南境也壘濱揚水揚水逕郢城即江陵東北流而
北逕竟陵縣西與今潛江境域適合雖不能確指其處而
在潛江縣域以內無疑也舊志古蹟門缺載宜據補

白湖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白湖在潛江縣西南三十里又有北
白湖按今縣西鄉尙有大小白湖然則白湖之名蓋自宋
迄今未改惟王象之所稱潛江縣蓋舊縣也縣志稱潛江
故城在豆子湖今豆子湖不知所在故故城遺址漫無可
考竊謂豆子湖雖不知所在而白湖之名尙存若以白湖
在潛江縣西南三十里之說推之則潛江故城在白湖之
東北三十里可知也恨無好事者依此準望搜索其證據
耳

三賢堂

王象之輿地紀勝三賢堂在潛江縣學祠三賢唐質肅公介畢少卿漸孫大監偉皆郡人也按所謂潛江縣學者故縣之學也學隨縣遷故三賢堂亦廢然三賢堂爲潛江故蹟遺構雖湮而紀載不可闕舊志失載非也如修縣志應據補

仙人隄

縣志五代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自荆門綠麻山繞今縣沱埠淵直接沔陽延亘二百餘里築隄以漲江漢之水名高氏隄一曰仙人隄今遺址尙存按此爲潛江濱漢一帶有隄防之始乾隆七年湖廣總督孫公嘉淦因漢水泛漲害及荆潛沔江監五邑奏請動帑修復荆門境內仙人古隄十七年潛令杜汝愚復請動帑修復潛江境內仙人古隄此皆見諸公牘者汝愚又以茲隄修築工鉅潛難獨任牒請由荆沔江監與潛合修許之著爲例

畢家樓畢家山畢漸臺

縣志云畢家樓在儒學前宋狀元畢漸故里明萬曆元年燬續志云畢家山在沱埠淵宋畢漸故居後人累土爲之亦表厥宅里遺意也或問前說以漸故里在斗隄後說以漸故里在沱埠淵二說孰是予曰皆非也皆是也漸去今遠矣謂其故里必在某地胡從證之故曰皆非也然古人雖往而其流風餘韻不與之俱往後之人流連慨慕指一

地以寓曠世相感之懷則謂斗隄爲漸故里可謂沱埠淵
爲漸故里亦無所不可故曰皆是也又明曹大咸撰董碧
臺墓志謂縣西長樂院有畢漸臺故址畢漸臺不見縣志
想亦畢家樓畢家山之比不必定指爲畢氏故蹟亦不必
力辨非畢氏故蹟也存此一說以補縣志之闕以寄思古
之情可耳

白鶴寺題壁詩刻

縣西六十里長塢院

一作長樂

白鶴寺山門有元伯顏題壁詩

刻詩云水戲輕提百萬兵大元丞相鎮南征舟行漢水波
濤息馬踐吳郊草木平千里陣雲時復暗萬山營火夜深
明皇天有意亡殘宋五日連珠破兩城案白鶴寺距沙洋

潛江舊聞八

四

崇雅堂叢書

新城密邇此詩刻頗於史事有關宋度宗咸淳十年

卽元至元

十一年元丞相伯顏

元史作巴延

統兵伐宋循漢江趨郢州攻沙

洋生禽宋守將王虎臣王大用進薄新城守者爲都統制
邊居誼力戰不支自焚死時伯顏壁兵白鶴寺詩亦此時
所作也考元史破沙洋爲十月乙丑破新城爲己巳相距
纔五日耳故詩有五日連珠破兩城之句

白鶴樓

縣志云柳城姚燧罷湖北提刑副使遊潛境樂其風俗淳
厚家焉建藏書樓日著書其中有白鶴來巢因以名樓今
城隍廟基屹然而高外臨池水其舊址也一統志云樓在
潛江城北今爲白鶴書院按白鶴書院本牧庵先生講學

處後廢樓亦燬明洪武初邑令史純一因其故址建城隍廟至康熙中朱文端公宰潛復於廟旁重建白鶴書院課潛人士以經術有用之學自後廢續無人院復荒廢兵燹之餘破閣頽垣僅有存者然而人以白鶴樓呼之如故亦可見名賢之餘韻流風雖歷百世而如在也其地負郭臨湖波光澹沱蓮塘淺水風景蕭疎雅擅一湖之勝錫山顧錦春曉坐白鶴亭觀荷詩云初日欲上光熹微池邊亭子人踪稀滿簷風鈴自相語荷氣冉冉浮絺衣無窮清新飶人眼坐對殊足飽我飢是中恍有謝詩在讀之無字疑然非少停粥鼓動鄰廟曉煙斂盡露亦晞一條偃水板橋外猶有鷗鷺穿花飛讀此詩可以想見其景色之清淑矣

白鶴

潛江舊聞八

五

崇雅堂叢書

樓一稱
白鶴亭

花封隄

康熙潛江縣志明成化七年縣治決縣丞李鏞築隄禦之沿岸夾樹榆柳通車馬往來名花封隄華容黎大樸尙書淳有詩美之詩云隄抱花封十里餘漢庭有吏善河渠遮闌水潦爲城市驅遣蛇龍放澤菹惠及人民裨國政名同草木載坤輿便應採入新圖志特筆畱教太史書一既道沱潛又作災惟君今日獨興哀人誇少府多能事我愛朝廷得治才保障千年形勝在桑田百里畫圖開四民安堵樂生業會見恩光早晚來二安福張司業有花封隄碑頌序曰荆之潛江蓋以水自漢出爲潛而名邑也其地皆平

原低竄江漢交流之所多湖港魚鼈歲五六月間漢水泛
濫江流漲溢一望千里渺無畔岸縣東古有隄以防漢水
民有奠居近年來隄爲洪濤所齧縣治公私宇舍悉爲淹
塌其害甚盛成化壬辰冬浙之黃巖李侯崇恩拜命丞是
邑首進耆老民吏詢縣急務咸曰茲隄不修民其魚矣李
侯可其言卽於是冬操畚輦土石從事民驩趨之李侯昕
夕循行勞來其間旬月落成廣三尋崇二仞袤八百餘丈
通車馬便往來公私廩宇稻菽桑麻悉有賴焉名曰花封
隄傍隄植榆柳夏以蔭行人冬以蔽烈風民甚德之頌聲
載道春坊庶子今少詹事華容黎先生大樸來是邑美以
詩章四方士大夫賡和成帙而刑曹郎中姚江吳節方判

潛江舊聞八

六

崇雅堂叢書

府事甚加獎勵又爲之序引予亦以手足之愛遠至容城
道出於潛聞民頌李侯德政不特此隄防已李侯黃巖故
家叔父祖都御史從兄會嘗宰吳從弟璲南京粉署大夫
皆卓犖有爲此三公者予所接見其族衣冠榮貴余所不
識者尤眾李侯生長其間漸染薰陶是以出而爲政克知
大體急先務成此禦災捍患之功誠可謂不負家世矣余
遂爲之頌以貽潛民頌曰潛之爲邑漢水所歷沮洳卑溼
歲夏及秋沱江交流爲患甚尤縣治東蹊古有長隄民賴
以棲夫何近年崩嚙于潛公私患焉有丞李侯惟民是憂
隄首以修舉之紛紛築之登登鼙鼓弗勝不旬月終告厥
成功永利無窮千門萬戶惟冒惟怙頌聲載路我居昔洳

我田昔湖民幾其魚我居今屋我田今粟民底于穀石塘
名胡徐隄名蘇二賢齊驅花封隄修成於李侯可以匹休
我經潛水爲此頌美將貽無止鏞字崇恩浙江太平人舊
志稱其奉公約己教民耕作雅意文事康熙志稱其有功
學校築隄捍患有功民社亦一時能吏也

潛江八景駁義

萬厯舊志載有潛江八景而康熙志因之一東城煙樹一
南浦荷香一僧寺曉鐘一蚌湖秋月一浩口仙橋一蘆泖
佛塔一清溪山色一白泖波光愚按點綴風景最爲方志
陋習稍知著書體例者不肯爲也果係勝地名區據實直
書未爲不可至若窮鄉僻壤本無風景可言而雕繪山川

潛江舊聞八

七

崇雅堂叢書

強標勝蹟匪特令有識齒冷亦且失著述體裁卽如潛江
煙樹在在有之不獨東城也荷塘淺沼亦在在有之不獨
南浦也秋月之清佳豈但蚌湖波光之浩渺不僅白泖凡
屬寺觀皆有曉鐘又不徒大佛寺也至若清溪今並不能
指其處考諸縣志亦無此溪名惟縣西六十里長樂鄉有
清溪嶺一土岡耳無所謂溪潛全境無山焉有所謂山色
者嚮壁虛造殊可笑也惟蘆泖之佛塔古固有之浩口之
通仙橋至今猶存雖云古蹟不同虛構然何得以風景論
也凡一州一邑豈遂無二三勝地藉助清遊然必湊足八
景十景之數甚無謂矣

蒿口之通仙橋元時建相傳呂巖曾經此因名縣令呂文

汪志胡璘史華皆董修蘆泐寶塏凡七級舊在古村塏灣
明萬厯間水嚙陵岸塔亦隨沒迄今無修復之者此二處
雖非虛構並無景物可言如循名核實列入故蹟可耳

銘恩堂襲桂堂

明潛江初氏有堂曰銘恩鄆杜王漢陂九思爲作銘恩堂
頌載漢陂集其序曰柱史潛江初子啓昭題其堂曰銘恩
之堂徵言於前史王九思九思未獲登堂而於所謂銘恩
者嘗與聞其實焉蓋有以知初子之篤於君父也乃感而
作頌云頌曰維初厥初孰肇於潛赫赫沙縣維澤孔覃覃
澤滂沲爰有清河以及省翁策名賢科龍淵國子贊郡南
紀天施未嗇有我柱史柱史有弟亦有猶子于卯于酉聯

潛江舊聞八

八

崇雅堂叢書

翩以起柱史曰吁先民有言優遊暇食孰使其然一脈五
世受祿於天明明天子實司其權恩斯眷斯旣渥且偏我
不我銘爲魚爲鳶我銘維何爲王蓋臣猶子愛弟咸致厥
身茲堂可圮我銘無已嗟嗟肯堂詔爾後嗣初氏又有襲
桂堂漢陂亦爲之銘其序曰潛江有文章鉅公曰初翁舉
成化癸卯鄉試其子啓昭舉辛丑進士爲御史御史君兄
子芳正德己卯相繼以舉而其弟旦復舉乙酉御史君曰
嗟乎不謂吾堂曰襲桂之堂可乎鄆杜王九思爲之銘銘
曰奕奕爾芳溢於爾堂吁嗟爾良孰發爾之祥孰衍爾之
慶爾告爾後矣無隕爾之常按潛江初氏在明頗以人文
科第顯如沙縣令進忠之方正清河簿灝之清廉孝廉珍

之博雅侍御杲之直諫骨骸有光邑乘鄉里豔稱之下至南雄照磨昇靈璧令芳大竹令旦邠州牧學易皆能以學行政績顯名於時而孝廉言之至孝純篤尤無愧古人有明三百年中初氏簪纓不絕真可謂世家矣雖由家運使然亦由其忠孝家風相傳遞嬗有以綿延於無替也漢陂爲作銘恩堂頌襲桂堂銘自是吾鄉一故實惜天崇以後初氏子孫式微所謂銘恩堂襲桂堂者久不知所在今且無有能舉其名者矣然故蹟雖湮而舊家遺俗流風餘韻猶足令人聞風興起豈可聽其湮晦無傳予故表而出之

還券亭

潛江隗月潭郡守邦衡明嘉靖乙卯舉人耿介有守嘗行

潛江舊聞八

九

崇雅堂叢書

道獲遺券私語曰是非我所有也取之不義豈可見利昧吾本心哉坐守之未幾一人急趨至氣咻咻然左右顧狀甚慘邦衡前問子何人若重有憂者何也則曰尋遺券耳我姓名爲任大邦不幸吾父被盜誣繫獄數年矣病欲死而罪不可脫論罪當罰鍰數甚鉅罄產不足抵徧丐戚友假貸千八百金取券上官府不幸中途失之天乎死矣不可救矣言畢淚雨下邦衡惻然曰子毋悲券固在子毋悲也取券示之良是擲還之失券者不覺感極而泣泥首下拜不止曰長者活我父我父賴長者而活此恩曷可忘請問姓名曰我豈望報者問姓名何爲也不告而去失券者固不舍尾其後詢諸他人乃知之此嘉靖四十年事翌年

壬戌邦衡成進士論者莫不以爲好義之報也後邦衡以工部主事轉屯田員外郎出爲山東濟南府知府勤政愛民循聲翕然而鄉里仍口公還券事不衰萬曆十二年里人建還券亭立碑頌德知縣王建中爲之記云文載潛江貞石記

寤言亭

康熙潛江志列傳載柴慎庵兵部恪自延川尉歸隄關謝客於城西蒔花竹構亭顏曰寤言而志別墅乃遺之斯其疏也萬曆迄今年將四百遺蹟已渺不可尋然讀費國聘秋夜集柴如卿吉卿兩文學園亭詩猶可想見當日亭台池館之勝詩曰爲愛中宵月來從勝地遊樹連楓岸迴花

潛江舊聞八

十

崇雅堂叢書

近竹房幽宛轉披雲徑參差坐水樓忽聞歌吹發心遠不驚鷗跨石過雲洞捫蘿渡水汀夜棋驚宿鳥宵幌聚流螢文史娛爲日軒車聚是星池鱗多入饌應熟種魚經止水明於練浮橋宛若虹月臺松濯露煙樹柳含風縱飲停宵鷁耽吟伴夜蟲不須畱下榻來就菊花叢巷犬驚初吠城烏倦已棲偶從江岸北來過石橋西碧甕沈金鯉瑤林吐木犀主人能愛客遮莫唱鄰鷄已築談經舍仍開禮佛堂種蓮分九品植樹約千章栩栩雙蝴蝶鏘鏘兩鳳凰因君能取醉端不厭疏狂仙吏含香舊賢昆接武同軒窗今夜月堂構古人風竹共兒孫長花連跗萼紅欲知貽慶遠喬木正青葱園林之幽勝與主人之賢而好客讀此詩皆可

因緣而得之如卿吉卿卽兵部之子也費氏又有與柴圖南玄中兩文學手札亦言夜遊□園亭事圖南玄中蓋如卿吉卿別號耳

柴吉卿博極羣書著作甚富游覽四海名山大川與曹能始李太虛爲友潛江舊志已言之至其胸次超曠不邇名利頗得莊生逍遙物外之旨則舊志所未及費國聘爲作濠上行庶能知其深者其詞曰君不見柴家仲子字吉卿其人不減蒙莊生翩翩野鶴翔寥廓矯矯雲鴻戲太清背郭誅茅水一方澆花灌藥何徜徉圓池方沼互環抱虹橋百尺橫中央池北池南盡種魚其舫其鱖皆盈車綸竿不投餌不設躍浪跳波適有餘八月風高天氣涼等閒邀我

潛江舊聞八

十一

崇雅堂叢書

飛華觴橋畔觀魚橋上醉安知此地非濠梁世人偃蹇但株守結念名場兼利藪何如仲子卻逍遙雲夢胸中吞八九愧我從前見亦左魚自爲魚自我今日從君汗漫游始與蒙莊相印可吉卿吉卿且無念清泌經世還從玩世出風雷一日起翔麟知爾終非池中物讀此詩可以得吉卿之爲人矣

秀野園

秀野園在西郭外劉起南通政道隆別業也張幼寧徵君承宇有過故舅氏劉公秀野園詩依舊芳菲出院牆無情落日照清觴可憐池畔烏啼樹似向人前唱渭陽淺水欹橋坐小舟三年路欲斷西州當時手植青松樹枝掃高簷

瓦墜樓

一枝齋

一枝齋歐陽太僕東鳳別業在潛江縣河東岸永興里亭

樹參差台沼逶迤環古木千章建三層閣以藏圖史公休致後學易其中著有我乾篇諸書自公卽世而園亦漸荒矣順治戊戌傅家灣隄決沈爲潭名賢題詠碑刻無一存者僅餘公所題曲柳銘片石於斷隄間而已真吉光片羽也銘曰誰鑄爾形鞠躬道周含煙拂草迎颺弄柔爾遊爾釣我綸我鉤意不在魚愛爾風流柴吉民一德有陪羅訥庵明府遊一枝齋詩見潛江詩徵

萬元書屋

潛江舊聞八

十二

崇雅堂叢書

萬元書屋舊在城西北隅郭宗卿太守之幹別業也有桃花洞五老峯翠柏亭琅玕塢長春隄芙蓉岸蓮花池天香道匯清亭諸勝袁中郎郭美命均有詩袁云君家漢水曲相近武陵源分得武陵花春雨燃山園桃花洞峻嶒踞虎豹

蒼翠積莓苔疑是廬山石風雨忽飛來五老峯白日起寒

濤長夏何森爽中間安鹿牀趺坐絕塵想琅玕塢偶踏長

春隄涼風吹解帶班荆數過颿沙鳥飛雲外長春隄郭云

何處移來石堆成五老峯五老相對語石丈今成翁五老峯

滿池種荷花紅妝照淥水白鷺不驚人立在荷花裏蓮池

費國聘尙伊亦有過潛江飲郭宗卿太守別業詩見市隱

園集

讀易山房

讀易山房爲李西鄉鳴讀書處無錫高景逸先生攀龍有
詩止足身方貴遺榮道所珍李君才不世未老臥江濱早
歲看藏豹文場羨獲麟青雲高欲掇白雪調誰倫時論推
匡鼎何知後邠詵廿年埋繪藻百里屈經綸彭澤門惟柳
萊蕪甑有塵訟庭啼鳥靜官舍落花春美政方馴雉高情
忽憶萼結茅當翠巘開戶遶青蘋揚子玄經奧孫登易說
新書聲清薜荔翰墨長松筠無意看車馬非關慕隱淪素
心安伏枕聖世許垂綸已見芝蘭秀寧須龍蠖伸幽人湖
海吉靜者性情真一室全吾道三湘得此身逍遙叢桂裏
好植百年春

潛江舊聞八

十三

崇雅堂叢書

蠡園

蠡園在西郭外二里劉雲密尙書若金別業也宜城邱德
如侍郎瑜有題蠡園詩水國人家冰鏡裏蘭堂深向鏡中
開歸雲似愛庭柯色閒鶴偏依花徑苔豈謂明時堪大隱
暫將幽事試清才逃喧知爾能疏放日上蓮舟去幾回

紫霞莊

紫霞莊朱默石處士孔昭躬耕處康熙劉志云瀕河築室
流水繞舍嘉樹干章庭植紫微一本八榦榦俱二十丈許
中可置几七八人環坐吟嘯花時蔚蔚若紫霞故以名莊
張幼寧徵君承宇訪默石子詩清流抱短籬細雨幽長晝
白髮主人翁把鋤親種豆

幽賞園

幽賞園在郭南五里郭元銘別駕鉅別業也漢陽李昌祚有詩陟茲東嶺有石若澣捎羅出雲觸花當管林叢黶黶而笑或舞而瘡或醉而臥或袖而短老人潦落稚兒曲款白衣酒至藍谷詩纂晉代參軍宋室皇瓚以視厥樂亦既云罕我客停旌賴此以衍來思詠思忽聚忽散命彼僕夫薄言還館驅車軸牽征衣路亶遙望原草與秋旋幹既見君子利金爲斷

止園

止園在縣東洛江河畔朱渭瞻郎中宗望別業也康熙劉

潛江舊聞八

十四

崇雅堂叢書

志云公昔賦遂初時闢地爲園園惟古柏數株茅屋數椽予文學之佩因舊址爲邃壑崇巖竹徑松塢構索笑堂引桐居墨粟齋雲聲閣卽心庵經營數十年爲邑中勝地武陵楊公嗣昌有記順治十五年河決高家塢沈爲潭麻城曹石霞胤昌有客止園詩沱潛不肯山止園不矜水河影蜚園中水氣侵團裏竹樹以波行草木若風徙白雲懷小亭林燈曳水底滔滔萬里中主人曰予止梅尊坐典型竹嘉展君子涼吹翦生壙聲聞止音旨北夢零星言南郭折鐵几野老社耆英青松締黃綺聞君寶嬰姹焉用餐菊杞坐隱足消閒耘花必躬理少年裘馬兒往往恣譏毀潦水落霜冬淘淘安在矣蘭芽旣以長種豆落可耳孤桐壁立

秋營營古人恥劉阮仙學士肇國有集止園賦河濱詩涉
彼河濱黍麻茂茂燕燕羣飛雉于朝雊嚶嚶鳥語維節維
奏扣角而聽黃鍾滿脰一桃宿莽蜂柳棲麥蟄寸晷漸移
云胡不察如金斯敲如玉斯戛靜言思之已什七八二亦
有葛衣何必方空亦有勁弩何必雕弓培塿龕龕淵涓深
深濯濯鳧翁穆穆清風三江漢雖廣方之航之泰岱雖高
登之荒之白雲在天勿曰遠而水石粼粼勿曰淺而四菡
萏未敷荷引其先敢云舌脆而謂齒堅蟲有巧拙酒列聖
賢玉豈甘碎瓦豈終全五啁啁啾啾爰飲爰啄篠簜媵娟
如櫺如幄物無機心人無雕琢洞庭之野可以張樂六有
客既嘉有酒且醕魴鱮鰓鯉以釣以炙可以袒裼可以岸

潛江舊聞八

十五

崇雅堂叢書

幘我思古人我心實獲七

紺珠園

紺珠園在東沙港康熙劉志云歐陽別駕壻別業也子知
縣城易名衍園謂園當潛水之干江漢所匯魚所產也蓋
於雅之南有嘉魚嘉賓式燕以衍之義有取焉自爲序康
熙十一年毀於水孫貢士錫疇仍結廬其地武進毛子霞
會建有過歐陽巢青兄弟紺珠園詩東沙不知里曲江潛
之東沆漭三澨外煙樹交蘢蔥中有歐陽氏淵源本醉翁
高密吾故友介庵高密令大暢乃祖風二子皆英絕干莫還爭
雄結廬元邱側讀書孤島中我來數晨夕追歡事不窮泛
舟出前浦溪回樹幾董壑魚驚墮網沙雁忽橫空輟棹任

所往花木夜濛濛
渾如輞川曲疑與仙源通
翻恐迷歸路
燒燭比高春到門
且一笑洗盞話從容
蘇子懷渺渺
禰生鼓鼗鼗
大都豪士氣語默皆心胸
老子意不淺
牢落將無同一詩
聊紀興明日示陶公

謂郟陽王明府

漫園

漫園在南城外康熙劉志云邑貢士郭鈇構帶水設橋中
有四面閣環古梅百餘株園爲鈇祖給事公嵩所創故喬
木壽藤錯列樓榭間王黃湄孫豹人朱悔人均有梅花亭
子歌王云野夫日日愁不醒河隄已壞亦堪哀岸柳傾側
麥菽死十里轟輶聲如雷里中勝蹟僅存者北郭蓮花南
郭梅南郭主人如避世獨居樹下絕塵埃入門一溪繫畫

潛江舊聞八

十六

崇雅堂叢書

舫紆徑雜樹鬱不開西偏老幹最輪囷愛惜寧忍使摧頽
野浦月出照屋角千枝萬枝落莓苔對此徑須貰醇酒唯
我與爾寡嫌猜春風二月繁英發一月直看三十回孫云
自笑生平寡遭遇與客看梅但看樹雖然不見花開時亦
省卻傷花落處載酒昔遊鄧尉山千枝萬葉春已暮正如
師雄在羅浮醉醒夢回想態度蓮花香滿西湖中弔古初
臨處士墓水邊落落數株存復似松風亭作寓今年五月
客潛江遶郭洪濤礙杖履舊時歌舞今已無誰家臺榭尙
如故天寶年間樂事繁白頭老翁聞古語郭君相見獨何
晚不緣水退失歡聚三日兩日勤相邀自造一船臨古渡
翠竹蒼松色總佳更愛老梅種無數徘徊徙倚綠陰濃恍

然重入江南路只對根株興已飛莫言蕊朵香紛布恨我
不如倒掛烏嶺南村裏容來去憐我不如階下石曾墜殘
香分縞素合向深林領百罰又別幽姿堪再誤潛江之遊
頗不惡潛江高士復可慕高士終朝邱壑間浮名難奪煙
霞趣何遜當時亦可憐題詩只坐揚州署那及此亭面水
開朗吟驚起雙白鷺朱云漫園主人識趨舍謝卻時名存
樸雅十畝濃陰負郭南數椽茅屋臨曠野叢篠縈迴小徑
通老梅橫影映清瀉春至花開待客遊我亦頻過憩其下
裊拂莓苔碧侵衣風翻殘萼香浮罈今同孫公坐三伏梅
葉盡肥梅子熟參參伍伍幾十株疏處猶然補修竹縱不
及見花滿枝綠暗陰層已繞屋廣平曲終杳難聽襄陽有
客醉未醒昨夜月明水如練主人嘯歌梅花亭黃湄又有
過歲十日簡漫園主人詩過歲十日生意微奔走東西受
人鞿傳聞南郭梅有花炤耀寒雪生光輝主人好我邀我
看過時不去葉漸肥郢南園林君家好繞屋千株皆十圍
野性夙昔好畱連未招嘗往往不歸況逢金卮催玉柱翩
翻歌舞對夕暉隔岸燈光遠灼爍中庭火樹亦芬菲直須
多沽市上酒坐待月落更漏稀卻思催租今日嚴昨宵羽
檄急如飛若得長官不嗔我酩酊日日款君扉又豹人莫
大岸朱石戶均有漫園宴集詩可以想見一時風流文雅
之盛

得樹草堂

潛江舊聞八

十七

崇雅堂叢書

得樹草堂在縣東廡康熙九年王黃湄大令建取杜陵老
樹空庭得之義也景陵胡石莊承諾同莫大岸飲得樹草
堂有詩云深村顧洄叟鄰境石莊翁人遠柴車集署清羽
爵同嚴更交雨澍霜鬢暱爐紅互有鍾期賞縱言興不窮
又再飲得樹草堂畱別王幼華明府詩春深寒未遣殘雪
在城樓皎月軒徐上芳樽夜最悠不堪紆禮數靡暇及歡
游耕釣隣花縣相傍老一邱莫大岸與先有得樹草堂新
成邵陽王明府秋夜招集詩寡營信所宜疲俗徼理靜方
塘翼一邱山興乃暇整小築示人樸植援通杜槿睠焉略
汎愛豁落有何畛吾道今華黍中寫匪虛耿大雅孔懷姿
清切更端引涼露稍欲泫漾月相與永巡檐數行疏橫亞
離離影野夫釋倚薄延曠百慮盡政暇觴詠亦可見賢尹
風流之概矣

焦穫寓樓

焦穫寓樓舊在縣廡前正街崑山朱公祠後康熙八年三
原孫豹人徵君枝蔚採風至潛止於茲樓凡三閱月憫澇
憑弔遊覽讌集之什百餘篇蓋一邑詩史也王幼華明府
顏所居曰焦穫寓樓云豹人有寓樓雜詩仙人愛樓居而
況老腐儒樓居有何好可以讀我書不坐新豐市不釣淮
陰魚安飽賴故人舍此復焉如一男兒生世間他事無所
求不買千間厦亦建三層樓厦以庇寒士樓以望神州此
志今已矣三歎不能休二作客厭朝眠樓高天易曙欄杆

立饑鳥不忍打教去觀物因自悲依人成相恕田間水瀾
瀾求食爾何處三叩門聲剝啄此邦多佳士過從無晨夕
討論先經史相如客臨叩作事亦可恥吾當師子雲得酒
心懽喜四黑貂初脫體黃鸝正饒舌晴夜見飛蚊便來乘
微熱寓樓非真宅不久須遠別仍如中風走豈爲西日烈
樓西向故云五楚騷氣不平楚歌聲不懽楚天四時雨楚水浩漫
漫潛江復何如居人餬口難救汝有賢令汝勿常悲酸六
村居近湖水大半化魚鼈山中復難住豺虎肆饕餮我行
歷四方對此但哽咽長飢已多幸歸與妻兒說七怪風勢
拔屋梁塵墜滿案呼僮急收書已愁緜帙亂此時江湖裏
危舟誰相看微倖歸平土慎無忘大難八

潛江舊聞八

十九

崇雅堂叢書

月汧

月汧在許家口下流康熙劉志云莫大岸進士與先所居
也其形如月平疇綠樹聚族比廬上下三四里誦讀之聲
相聞公卜築贈君墓側躬耕養母作南陂詩後棄官歸杜
門息交短籬茅屋僅蔽風雨日與諸子弟嘯詠其中舍東
清波洄洑公顧而樂之弄釣自適晚號顧洄老人三原孫
豹人徵君枝蔚有詩序云僕久客潛江復值大水孤城塊
土如海中一小島然殆矣邑中莫大岸進士居於月汧得
倖免水患弄釣洄上甚樂也貽詩見嘲因次韵相調詩云
曾過采石弔李白更讀楚辭中不憚蒼龍露角復露牙對
此罷琴兼罷奕也知死生原有命全家衣食待區畫雀噪

天晴鳩喚雨物性眼前各自適如何顧洄老釣徒笑人不
監狒披格情恕理遣古所難何以報之用惡客名畫竟污
寒具油巧偷豪奪到書籍對酒輒醉醉輒舞使汝無繇談
老易然後卻借釣船歸歸坐高樓晚霞赤回頭笑看顧洄
翁何異千金遭一擲

網臺

網臺在城南李丹徒貺讀書處也李氏先世業漁臺故其
曬網處貺歸里後結屋儲書爲終老計示毋忘祖德也劉
遐瞻處士連俊詩云曬網臺邊業未殘閒身乞得把魚竿
自將綠螳浮三雅不爲丹砂戀一官躡屐幾探嵩少勝揮
毫曾汲海門瀾

先生舊任柘城
丹徒兩縣令

白頭獎引心偏切插架陳

潛江舊聞八

二十

崇雅堂叢書

編許借看

屯營隄

劉煥潛江志康熙六年楊旺屯營隄決

按屯營隄在潛
江西北四十里荆

安兩郡大興役尋決七年兩郡復大興役知縣王又旦作
屯營隄歎八年四月屯營隄再決又旦作後屯營隄歎邑
人朱悔人先生亦有後屯營隄歎是年八月水平兩郡復
大興役築之又旦作決可塞篇九年五月屯營隄築乃成
郡同知劉餘霖刻石紀之更名新豐隄

劉餘霖碑記附新豐隄者舊爲楊旺屯營二隄濱於漢水
介綠麻黃灣之中實切荆安兩郡之利害自康熙五年始
兩郡分築民不得休息以至於今其間人事先後之不齊

工力堅瑕之不一或未竟輒壞或甫成卽潰魚鼈驕於南畝鷗鳧浴於東郊室廬蕩析流離滿道上厪飢溺之憂更五載矣八年夏六月撫院林公以勘災舟緣潰隄之下時惟潛江荆門合築之隄尙存率荆安兩屬官民登焉狂濤怒號魚龍出沒茫無畔岸猶如大壑於是備詢修築利害得失之宜兩郡民生疾苦博訪先年沙洋綠麻黃灣故事遂謀於本藩劉公命餘霖鳩兩郡之工合力築之檄兩府率所屬會度地勢建立形式計算夫役屯營水旱隄今名上新豐計九百四十五弓楊旺改口隄今名下新豐計八百九十六弓月隄計七百二十二弓共計隄二千五百六十三弓主協分數悉遵綠麻黃灣舊例八年十一月興工

潛江舊聞八

二十一

崇雅堂叢書

九年八月念五日大隄告成九月二十日月隄繼竣歷冬春夏秋四時爲日二百八十有奇雖祁寒暑雨歲時伏臘餘霖未嘗一日去是隄也隄成之日畝入數倍流離之民漸歸故土父老以楊屯之名數不利於隄五歲以來徒勞我民未底厥績今新隄甫竣豐年應之請更名爲新豐之隄從民望也餘霖曰嗚呼大利大害所在誰不欲速成之以安其民而卸厥責然非有大公無我至明不蔽者爲之主張而綱維之雖日勞於下日瘁吾民徒以自困而已安能冀尺寸之獲於萬一也耶所以古人成功之日必歸功於上豈好諛哉誠審於事勢之必然者爾是隄也數年之間兩郡之民交相諉交相訐實交相害靡有寧歲官兩郡

者未嘗不思且暮躋之衽席之安未嘗不平其心和其氣
與爲親睦與爲救寧究之築室道傍謀不得其術撫藩二
公鑒因循之原除嫌疑之迹委任責成獨斷而力行之雖
大兵大役大荒之餘四五年間必不能成之功不終歲而
成之何其神也何其偉也餘霖思授事之初凍雪兼旬雷
電非時棲宿於白沙黃水之原雨暘風霾倏忽異態日與
操畚鍤者同作息卽一飯之間不忘祇懼也幸寮案同心
役不再檄工無閒時雖雨雪弗輟疇昔之日其交諉交訐
且交害者今一旦而交勸交勉交助矣噫非甚盛德何以
格民心有若此耶是豈吾兩郡寮案所敢冀其萬一者歟
而餘霖竊有厚幸於其間矣今日之功不可不知所自爰

潛江舊聞八

二十二

崇雅堂叢書

識其始末以貽後人

呂夏音潛北遊覽記可補邑乘之闕

呂夏音

潛江知縣浙江人
康熙三十四年任

潛江河北遊覽記云庚辰之秋

解紱潛邸寓吾師僉憲劉公之第簿書旣謝俗塵稍清將
買舟東歸老於天姥公子南嶽請作高秋之遊以覽夫河
北之勝於是棹輕舫溯霜岸楓落寒江荻迷遠嶼地不異
物目不異視夫何昔望而致慨者今且顧而樂之始知一
官縛身心目都非也少焉渡蘆泖抵趙林遂乘籃輿委蛇
而行是時禾黍將登黃雲壓畛饁者食者扑者揚者杵而
相牧而歌者熙熙攘攘豐蔀盈寧之風不覺爲橘柚煙寒
梧桐色老之秋候也右轉而南行清林平遠煙岫冲深老

屋參差薜蘿掩映村幽地古心曠神怡不啻山陰道武陵源矣叩之乃通政公別業之舊址也昔京山李本寧維楨郝楚望敬兩先正與通政公交最昵河北皆其土田李語郝曰斯地固古之良壤非劉君不存此淳龐風也遂以公名名其鄉殆卽古者地以人重如鄭公鄉之意歟公謝李詩曰桑柘陰陰禾黍豐自安謏劣太平中多君寵我分茅貴自顧名鄉媿鄭公及登顯秩以迄僉憲公卒未有以易之敬嘉予也余出僉憲之門令於珂里簿書不敢干惟以公官代號其鄉則李公之寵仍在也景物勾畱雅玩移時與公子執手徒行左折而東南則高原崇起秀水潑洄其中則師母吳太夫人之壽藏其右則世嫂李夫人之墓也

潛江舊聞八

二十三

崇雅堂叢書

噫不有世德惡能獲此名壤也耶又西北行數十武則古侯王廟侯王何以名相傳唐段柯古經此賦詩曰盈盈一水抱村莊杜宇催耕響夕陽風土可人當盛世居茲端不讓侯王或曰羊叔子之鎮襄陽也按部境內民多舍而候之又名候羊亦猶京山之有羊亭村郢中之有羊子里也劉禹錫過其廟詩曰古道猶傳曰候羊蕭條野寺是甘棠行人尙墮當年淚不在豐碑立峴陽二說皆傳自故老考之邑志不惟軼其事與詩且弗載其名夫隱君子不屑屑有名其遺其名也無怪叔子大名垂宇宙耀史冊何邑志之不借其光寵使勝地名蹟湮沒而無徵也噫可慨也或圖其新者革其故詳諸今略諸古故邑志略而弗傳歟若

然則通政公之在神宗朝迄今才百年耳其所建白志亦語焉不詳抑又何也卽如諫廢東宮疏凡數上廷爭之下天子動容左右悚懼公言侃侃帝卒從之是爲光宗經略熊廷弼罹罪公不畏權貴亟疏力辯其誣言人所不敢言卽此兩事與牽裾折檻何異正宜大書特書風勵來者若之何其略也嘻志志何物也夫通政公之立朝也利社稷者幾何功其居鄉也長養子弟者幾何事不唯邑志弗載而詢之家乘亦泯泯矣嗟夫士君子砥行礪節於身豐功偉烈於時不能傳太史誌鐘鼎而竟等之浮雲電火之散滅也不亦大可悲乎則一廟名之有無是非又不足深論也已雖然勝地名蹟皆前賢往哲之遺所賴賢有司與好

潛江舊聞八

二十四

崇雅堂叢書

善聞人傳述而表彰之俾嘉言懿行炤人耳目非惟土地之光抑亦教化之一助也奈之何我未前聞也惜夫今已矣行有日矣因遊覽勝蹟不辭多口以爲之記一以補邑志之闕一以拾家乘之遺一以志夏音之負疚於門牆也云爾康熙庚辰季秋月

讀呂氏遊覽記得三事可補邑乘之闕其一爲道隆名鄉之緣起縣有道隆鄉又稱通政鄉人習聞之矣而其緣起邑人不知縣志亦不詳也得此記乃知道隆鄉之所由名自京山李本甯尙書始劉公并有謝李詩所謂多君寵我分茅貴自顧名鄉愧鄭公者也至道隆鄉之易爲通政鄉亦不知始何時得此記乃知始於呂知縣夏音蓋夏音出

劉僉事廣國之門而爲邑宰不肯直斥其先世之名故以其官代號其鄉耳其二爲縣北之侯王廟侯王廟不載縣志但土人供奉香火而已至廟之所由名人多不知其審得此記乃知有兩說一謂唐有隱士居此地段成式經此爲之賦詩有風土可人當盛世居茲端不讓侯王之句及隱士沒而廟祀於此高隱無名故土人本段詩之意以侯王名之此一說也一謂侯王爲侯羊之訛相傳羊祜鎮襄陽有善政行部境內民多舍而候之及祜卒爲之立廟名曰候羊以寓甘棠之思唐劉夢得詩所謂古道猶傳曰候羊蕭條野寺是甘棠者也此又一說也此兩說予取後說以此地在晉時本襄陽轄境人地均有可徵耳此等故實

有光邑乘而略而不載甯非疏漏歟其三則盛稱劉通政之直言敢諫有牽裾折檻之風如諫廢東宮疏救熊廷弼兩事均能言人所不敢言在明神廟時有此忠讜骨鯁之臣不愧朝陽鳴鳳不料明史竟不爲立傳而縣志復語焉不詳以致通政一片孤忠寂爾無聞豈非一大闕典宜乎呂氏於遊覽勝蹟之餘痛前徽之湮晦慨表章之無人不禁有無窮之感喟也此三事均邑乘所不可闕者而通政之正色立朝尤宜大書特書以風勵百世不徒一邑之光榮而已予故備載呂氏之說於此以備異日修邑志者有所攷信焉

武昌龔芳有觀察嶺道記略云道迤東南里許爲明觀察大夫湘茹歐陽公佳城面姚湖邑河隄環其前嶺後爲東沙港稍折爲古廟灣前後兩水至此交流出西湖通古復可達漢江水秀砂明風完氣固殆形家所謂岳瀆鍾星宿之靈者先是觀察公自滇南請告歸卜兆嶺上壬午冬寇陷顯陵公倡城守議弗翕攜家越境往來憩茲慷慨不平每託吟詠其避亂十詩有云萑苻未必千人敵韎韐曾無一矢遺又澄清若是爲期杳蒲質何須更假年因預與家人作別曰吾猶得卒於明土幸矣忠憤之氣溢於言表癸未竟齋志以歿越乙酉逆寇殄哀鴻集郭恭人適亦謝世長公雪崖先生始擇吉合葬焉先生痛念瞻依之靡從也

潛江舊聞八

二十六

崇雅堂叢書

廬墓以居遺榮忘世督撫王公直指馬公兩徵不出一時賢人高士向風載道問津者遂咸指爲觀察嶺云歲己丑芳獲從公長孫他石公車北還攬勝登堂低徊數晨夕不欲去蓋深有感於公之能以忠終而雪崖先生之能以孝隱也一代完人喬梓雙美天固畱斯嶺以福公善而嶺實得公以傳因不揣固陋表而出之按湘茹以忠終雪崖以孝隱皆吾邑先輩行誼之不可沒者然鄉里後進知之者或寡矣故備錄龔記於此以示承學之士俾知先正立身制行真卓絕不可及且以補縣志之闕云觀察嶺與道隆鄉通政里相類皆因人而傳者然道隆鄉通政里人皆知之而觀察嶺之名不顯則以邑乘未載故耳此等故實似

不可聽其湮晦也

古帝寺碑

王象之輿地紀勝古帝寺在潛江縣東北二十里寺內有斷碑一截其字磨滅不可讀按潛江舊志漏載古帝寺之名蓋燬久矣所謂潛江縣者殆舊縣也舊縣故址且不知所在況寺址乎惟修志例有金石一門則古帝寺碑似不可遺也古帝寺亦當增入古蹟記之以俟後之修志者

浮鐘

徐國相康熙湖廣通志浮鐘嘉靖初年大水破護城隄水中鐘聲隱隱自上流來止於寺門水中如有蠕動形僧駭不敢近尋復有聲探之得鐘置於殿內其鐫文曰大元國

潛江舊聞八

二十七

崇雅堂叢書

湖北道江陵路潛江縣長樂鄉梁王莊土地施主周興旺造大鐘一口捨入陽西廣佛寺延祐二年六月凡四十五字卷八按此事朱載震康熙潛江縣志亦載之所謂寺門者潛江西城外之大佛寺也寺舊爲壽靈山臥佛禪寺後改今名見明一統志明黎淳童承敘均有詩逮清咸豐甲寅寺爲赭寇所燬鐘亦毀棄無存至陽西廣佛寺則更不知所在矣聞父老言鐘鈕旁有四孔重萬鈞而強乃從水上浮來理不可曉聊識於此待博物者詳焉

銀膽樹

古榆閣叢談云銀膽樹二株在潛江城中西南隅其種袁黃門自海外攜來手植家園者樹身如盧橘葉如樟花如

瑞香差大無香夜微有光燭人實如扁豆一衣二三色赤如珊瑚相傳六十年一實康熙王寅曾一結實計手植之時適遇六十年或曰取其實置鋤藏中無肱篋患故名銀膽厥後有貨以爲材者始知其質堅於鐵梨斤斧遇之輒缺今尙存其一匠氏不顧焉所謂袁黃門者袁參政國臣也其家園遺址久湮樹亦無存獨其石坊在耳然銀膽樹之名甚奇且爲鄉先生手植潛江有此故實不可令其湮沒無傳也

潛江縣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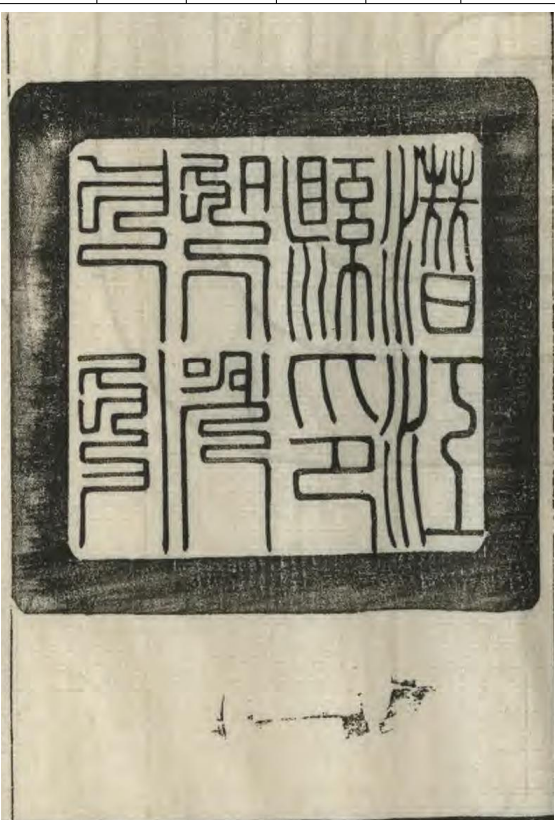
京山易本焯紙園筆記國朝州縣印篆乾隆初年以前皆清字在左爲二行篆文在右四字爲一行與今式不同改

潛江舊聞八

二十八

崇雅堂叢書

制莫詳何年也予藏有乾隆四十四年潛江倉穀冊印文右分兩行篆用說文左用清篆與前此體式迥殊謹摹其印文如下



葆心按此則見易眉孫紙園筆記卷十七此印前尙摹有康熙五十年景陵縣印乾隆十二年天門縣印皆篆文四字爲一行居右者也與此印篆文四字作兩行迥殊特照摹出貽藥樵收入舊聞中戊辰周甲生日後四日記
鵬雲按有清遜位民國肇基所頒縣印僅有篆文潛江縣

印四字而舊印廢矣錄易氏此則亦可知縣印體製先後之不同也友人王青垞知予方篡潛江舊聞凡見有關潛故者輒加按語錄以貽予茲其一也

紅雨亭

嘉慶湖北通志紅雨亭在潛江縣廨後康熙中知縣朱軾建按縣廨燬於咸豐甲寅紅巾之亂亭亦無存僅餘假山一笏矗立風露中耳光緒末年潛人士就故廨遺址爲植物園樹楊柳桑榆築草亭其中仍以紅雨榜之藉寓甘棠之思蓋距文端之歿二百餘年矣亦可見流風善政畱遺之遠也

馬滄湖

潛江舊聞八

二十九

崇雅堂叢書

馬滄湖在縣城西門外楊柳夾岸淺水漁舟波光澹沲風景最勝每當盛夏紅蓮碧沼苦竹叢蘆盪漿中流可以銷夏真清涼世界也湖富菱芡產鯽魚黑脊味極鮮美沿湖居人均以捕魚爲業漁歌唱晚荷風送涼詞客騷人多有

題咏

樊山黃蘊山吳瑞臣諸先生均有馬滄湖打漁歌

先公亦有馬滄湖感舊詩

載花隱老人遺著中迄今不過數十寒暑耳欲訪往日鄉先生觴詠之地先公釣遊之所已成陳迹不可復尋蓋不勝滄桑之感焉考湖緣起舊爲馬滄垞蓋平田也明末糧冊猶存迨清初修築護城隄馬滄地窪下積水不得出遂澱而成湖耳直至共和建國之癸亥年河決謝家灣水灌縣城湖遂淤高又成平田矣一小湖耳竟與國運相終始

異哉

畢斬趙諗之讖

春渚紀聞畢漸爲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都人急於傳報以蠟印刻漸字所摸點水不著墨傳者厲聲呼云狀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未幾諗以謀逆被誅方悟畢斬趙諗之讖能改齋漫錄所記略同畢斬趙諗竟成讖語亦趣聞也

初次濱逸事

乾隆江陵縣志云荊州人初旦雲南大參杲之弟也上京時於途次見老猿醉臥意其爲靈哥解衣扶送任所之靈哥醒感其意圖報甚切乃書數題令旦熟記已而小試皆

潛江舊聞八

三十

崇雅堂叢書

利秋捷後旦復冀雋禮部試靈哥曰此則都城隍爲政各靈官守門甚嚴吾輩不得與也

卷八十八雜記

按旦幼負文譽受

業呂涇野之門中嘉靖四年鄉舉屢上春官不第遂謁選授大竹知縣有政聲卒祀名宦祠君子人也江陵志所記乃小說家言其事有無不可知或因旦宿學有名久不得志於禮闈造爲此說耳然亦可見科名原有一定不可強求存此一段公案亦可銷除人之妄想惟旦潛江人江陵志乃以爲荊州人殆考之未審耳

潛江初隸荊州府至嘉靖時始改隸承天故江

陵志以旦爲荊州人

黃仁環

秋鐙叢話云黃仁環潛江人家僅中資好施與貧人死無

棺者每代爲營厝明末值流寇亂遇賊刃之於路寇退家人返環已在室詫而詢之曰被刃時懵然不知旋覺有人爲正其首而撫其瘡左右掖使歸視其人皆昔所施棺者按舊志選舉表黃金鑲爲順治十八年馬世俊榜進士卽仁環之孫也好善之食報不爽如此因果之說可以勸善懲惡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卽其說之權輿近來講科學者率貶斥報應之說以爲不復可信無怪乎作惡者之肆無忌憚也

非義之財不可貪

偶閱徐國相康熙湖廣通志載一事殊怪劉岱嶽潛江沱川步人也兄弟三人皆充伍伯緝盜江湖有能名崇禎間

潛江舊聞八

三十一

崇雅堂叢書

獲盜魁得重賄縱之囊金歸設大籩籛中堂几上寘金滿焉陳牲爇楮告神而分之家人無小大皆懼怵兄弟相語從此居然成富翁不復作伍伯涉危險矣且拜且起手分金忽籩籛火起三人愕然退立金從火光中作紫蜨破屋瓦徑去無錙銖存者舉家愕恨而已

卷八
十

以此知非義之

財不可貪也猶憶先通議公記郭僕取鋤金一事亦足爲貪財者戒郭僕傭我家有年矣椎魯人也一日鋤菜後園得銀百兩以獻先祖母白太淑人太淑人問銀何來答曰主人園中物鋤得之耳太淑人曰汝鋤得汝將去非我物我不取也郭大喜辭主人而去逾三年郭復來求供役太淑人問汝胡久不至銀安在愀然答曰主人問銀乎銀苦

我矣回家病脛甚劇行不良百醫罔效迄今三年銀垂盡病始愈命應傭祇應傭耳頗悔持金歸也太淑人曰意外之財不可貪貪意外之財必有意外之禍兒輩識之三餘筆記此事在同治初年先世父中憲公畏庵先生嘗舉此事訓戒族人且曰太淑人不取意外之財可爲子孫法郭病必待金盡而後愈可知意外之財確不可貪也畏庵先生諱霖夫意外之財尙不可貪而況貪非義之財乎

鬼神可畏

鍾祥杜志云郢城府城隍廟屢著靈異有潛江鄒姓延館師別生供奉稍不檢別生含怒故爲誣讟之言醜其閨闈鄒姓憤極無可籲訴值別生應試府城卽尾至聞城隍感

潛江舊聞八

三十二

崇雅堂叢書

應具狀焚之明日別生行市中忽自批其頰怒目數已之罪言已倒地觀者如堵鵬雲曰談人閨闈古人所戒談且不可況誣讟乎舉頭三尺有神明君子藉自警惕小人亦懍懍有所憚而不敢肆自邪說倡行以鬼神爲迷信於是人心放誕任性妄爲恣肆猖狂無所顧忌而大亂作矣不信鬼神其流弊遂至於此今觀別生之事有鬼神耶無鬼神耶甚矣鬼神之可畏也